

孤星叢刊之一



生命的火燄

孫荃

己巳十一月
楊仲子



生命的火燄

孤星叢刊之一

孫 荃 著

一九三〇年一月出版

念我獨兮，
憂心殷殷！

——詩，小雅，正月。

印霞 在江漢。

十八年，十一月題。

02833

寫在卷前的一頁

這是最黑的一宵，人們只要能沈醉，能酣睡，總可以不起心潮。但是夜是這樣的長，就是能醉，未必可沈，能穀沈醉，也不能長醉不醒，至於睡，更是不能久酣。何況不能醉，不能睡，不幸的眼禁不住要去看不幸的現象，不幸的耳禁不住要去聽不幸的消息，眼見，耳聽，都是不幸的一團，那能不起心潮？

1
現在，現在是如此，又希望着將來，我沒有方法打消我的希望，也

沒有好物件可以壓住我的心潮。

最近一年以來，我尤其感到異樣的於邑。這種於邑，我也不必告訴給誰，更不必向上帝祈禱，感觸到不能止的時候，信筆寫在紙上，任意之所到，自成篇段，並未嘗有意去推敲章句。時間，有用五分鐘的，有用十分鐘的，有用半點鐘的不等，總沒有超過半點鐘的；因為我是個勞人，一年以來，從沒有多長的時間用在寫抒情的文字上。自今年一月起到十月六日為止，匆忙之中，竟輯成這本小冊子，我絲毫未嘗預想到。

這樣艸艸的一本小冊子，並不是甚麼好禮物可以獻給不幸的人間，只是未爆發前的火山中冒出來鐵綫般的一縷烈焰；這縷烈焰，

姑無論在客觀方面有無評價的價值，而在生命的過程上，總是生命之火中燃燒出來的一星火花。因此，朋友們慫恿我付印，我也就付印了。

這是這一年中忙碌與鬱悶的大略情形，我姑且記在卷前的一頁。

孫荃

十八年，十二月，四日，舊京，琉璃宮裏。

目錄

寫在卷前的一頁

√ 生命的火簇

辜負

√ 飄零

夜幕

在荒荒的沙漠上

√ 神鞭



3 0526 6554 8

.....(一)

.....(五)

.....(九)

.....(一)

.....(一七)

.....(二一)

小詩·····	(二三)
憔悴·····	(二五)
在水之濱·····	(二七)
東風·····	(二九)
離痕·····	(三一)
消瘦·····	(三三)
心旌·····	(三五)
月色·····	(三九)
是去年一樣的春天·····	(四一)
黃昏時候·····	(四三)

心譜		(四五)
悵望		(四九)
幾陣雨絲		(五三)
孤星		(五七)
「落花」		(六一)
再不能沉默		(六三)
殘紅		(六五)
沈默		(六七)
河水		(六九)
渴望		(七一)

心箭·····	(七五)
✓我依然徘徊在沙漠上·····	(七九)
孤影·····	(八三)
這樣的夜深·····	(八五)
閨人時節·····	(八七)
一天的繁星·····	(八九)
細雨·····	(九一)
艸地·····	(九三)
最黑的一宵·····	(九五)
我不能久在墟墓間沈吟·····	(九九)

眼前	(一〇三)
我不祈禱	(一〇七)
涼意	(一〇九)
愁根	(一一一)
後記	

生命的火燄

生命的火燄熊熊，

是這樣的燃燒着心靈；

心靈上的流波，

真摯而勇猛的奔騰。

奔騰——

奔騰，

火花閃灼，
有如暗夜的孤星。

勃勃荒原之火，

忽然着了星光上衝，

童赤的心靈，

聖潔的心靈，

恍恍惚惚中罩上了淡淡的印痕！

呵，清冷浩瀚的海水，

可以汲來洗去心上的薄痕，

晶瑩冷澈的冰塊，

可以移來壓滅星火之上麼？

多情苦似無情，

愛痕過去就是傷痕，

不要傷了聖潔的心靈。

十八年，一月。

辜 負

荒原星星的火花，

怒發着紅葩，

烈燄千層萬縷，

繞向我心靈深處。

呵！怒發？

你不是搖蕩無主，

莫在我心上留駐。

人靜夜闌，

走到大海之旁，

張開心幕，

一任海水洗刷蕩漾。

壓冷心血，

一任冰塊霜凍凝結。

冰冷了靈感，

洗清了心板，

心幕上淡淡薄薄的靈影，
悄悄的隨流水東去。
朋友，我喜歡這樣無知無慮，
我只向你說一聲——辜負。

十八年，一月。

飄 零

汪洋浩瀚的海面，
面上浮泛着點點青萍。

浪花一層推濺一層，
層層相接隨風前行。
萍，一葉，二葉，三葉——
葉葉都是浮蹤，

浪花過去，

在平鏡般的水面，

不留一線輕輕的微痕。

人生——

正是水上的浮萍，

散亂，零星，

不自主的往復西東，

一任風浪的吹拂，飄零。

夜 幕

夜幕籠罩着望不到的海岸，
我的青春，

準僥在夜幕中埋葬。

人生的路程——

黑夜海中的驚濤駭浪，

生命的流光，

不斷的向前奔放，

依然照不見彼岸。

岸上的樂園，

只是杳杳冥冥的空望。

我的青春，

準僥在夜幕中埋葬。

夜幕籠罩着望不到的海岸，

我的青春，

準僥在幕中埋葬。

我想猛力切斷夜幕，

也揮過利劍，

夜幕總是無恙，

我贏了——贏了許多重創，

斑斑點點，深深的嵌在心靈上。

人生唯一的慰安，

我深知是「忘」，

但是殘痕不斷的在序幕上映演，

我如何能忘？

我的青春，

準備在夜幕中埋葬。

夜幕籠罩着望不到的海岸，

我的青春，

準備在夜幕中埋葬。

降低生命的火燄，

冷卻心頭的熱念，

上帝欺人的禮物，

我不迷戀。

木然站在海面，

垂下眼簾，

不知道黑暗；

不可知的未來的樂園，

不生艷美。

我的青春，

準擬在夜幕中埋葬。

夜幕籠罩着望不到的海岸，

我的青春，

準擬在夜幕中埋葬。

夜神舉起長緞，

將毀滅我心板，

我張開心幕，

投去利劍，

任憑這長鏃刺傷，

決不悽怨。

人世的一切沈浸在夜幕下的黑浪——

都作了夜神的供獻。

我的青春，

決定在夜幕中埋葬。

一月，十九日。

在荒荒的沙漠上

我投身在荒荒的沙漠上，

偶一抬頭四面瞭望，

風伯挾着塵沙，

夜神帶着暗箭，

塵沙向我流彈一般的直撲，

暗箭向我雨點一般的暗放，

打破我的心幕，

射穿我的心板，
我負了重創。

夜幕遮蓋着月色，
迷亂了星光，
夜海無邊無岸，
生命之火中銷盡了靈感——
想不出太陽。
透骨的哀調，
繚繞着心弦，

哀音偶然露出心弦之外，

聽者只回報我一副冷臉；

又將舉起鐵棒，

重重的敲斷我的心弦。

我手撫重創，

在暗中摸索，徬徨，

溫情的慰藉，

在我的生命旅途上，

永沒有希望。

我的心血——

凝成朵朵的紅花；

掩覆着創疤；——

而今這心血的紅花呵

都讓夜神來毀滅。

我·投身在荒荒的沙漠上，

靜靜的等暗箭挾塵沙埋藏。

二月，四日。

神鞭

神鞭深深的鞭入我心，

心海中不斷的起伏着波紋。

忽然古寺裡傳來一聲夜鐘，

我的心海爲之澄清。

我悄悄的跪下，

在神前傾吐我的虔誠：

我春花的嫩芽，

已經交與夜魔的鐵蹄踐踏；

我的青春，

埋葬在夜幕之中；

我抑着心弦，

躲開神鞭；

神呵，爲我除去夜網，

莫用鞭絲在我心上輾轉。

三月，二十七日，夜幕中。

小 詩

窗外一片白色，

幌耀到我的眉睫。

我回頭一看：

是杏花沈醉了春光，

悄悄的在窗外開放。

我默默的走到杏圃，

看春光是一樣的洩露。

三月，三十一日。

憔悴

朋友，

我孑然的在冰冷的岩石旁憔悴，
沒有甚麼可以依倚，

請你——

虔誠的請你——不要在我心幕上作射箭的遊戲，
我的心幕已經片片的破碎。

我的青春，

我的熱忱，

都任憑烈風吹毀，

我孑然的依着冰冷的岩石憔悴。

我的不幸的生命之花呵，

只隨着狂風拔倒的小樹而枯萎。

四月，八日。

在水之澌

河邊的柳葉，

悄悄的換了一身碧色，

柔絲軟軟的下墜，

溫浴着春光，

向綠波沈醉。

我才然的站着——在水之澌，

春風直吹到我心的深處，
我默默的不語，

靜看綠波蕩漾，

柳絲飛舞。

水波柳絲的生意，

織出我心靈中許多情趣。

四月，二日水邊。

東風

一夜東風，

郊外，園中，

漫天蓋地的籠罩了紅雲。

我手撫心旌，

抬頭低問風神：

神力萬能，

扇鬆柳芽，

吹開桃花，
神！可能——
吹來我的行人？

四月，三日。

離 痕

空堦上滴過了幾陣冷雨，

斜月正照上窗戶，

輕風搖動着小樹，

陣陣的輕寒透進我的心府；

我默默的在堦上走來走去，

無意的把堦上苔蘚細細的暗數，

踏斷了蘚根，

數盡了苦紋，
總消不了心上的離痕。

四月，四日。

消瘦

我迎着曉風在河邊逗遛，
緊傍着嫩綠的垂柳，

柳色深深的把水光浸透。

河水澄清——像一面明鏡，

水波被柳絲輕輕的推動，

我回頭瞥見水波閃灼中的人影，

水波默默的向我低訴：

「你近來十分消瘦。」

四月十六日。

心 旌

北回的雁兒叫了，

聲聲牽着我的心旌。

我望不來遠人，

終日是搖搖的心旌。

望來了遠人，

依然是搖搖的心旌。

我的心旌——

整天的總是這樣搖動。

我的心緒，

是春前的嫩樹。

吹得花葉滋長繁榮——

是春風；

打得花葉分離，飄零——

也是春風。

風力吹噓——

生命之榮枯，

都沒有憑據；

還帶來絲絲的冷雨，

點點滴上我將斷的心緒。

我拼力想忘去一切，

使生命火燄毀滅。

呵，這是空想！

過去的沸騰點，

在心中不住的凸凸的輪轉，

只有深深的悵惘，

充滿了我的空想。

我孑然的在風前徘徊，

細數着雁兒北回，

我的心旌——

整天的是這樣搖動。

四月，十日之晨，倚枕作。

月 色

月色偷偷飛進窗裏，

夜夜照我細嘗着失眠滋味。

無情的月光，

我真真恨你：

不照我把過去一切忘記，

反引得我把過去的一切細細回憶。

無情的月光，

我真恨你？

你當知道——

我的過去是不堪回憶！

四月，十一日。

是去年一樣的春天

乳燕又來到櫟間，

聲聲告訴我是去年一樣的春天。

我沸騰的心血，

夜神依然吮吸着不歇，

我見不着春天的日月。

我拼力的把心血灑到夜海，

看夜神把我怎樣的安排。

我的心幕，

而今只像秋葉一樣的枯敗，

乳燕又說話了——在標間：

「還是去年一樣的春天。」

四月，十三日。

黃昏時候

黃昏時候，

斜月籠罩在樹後。

小河岸上穩睡着絲絲的垂柳，

水中透出一陣陣遠近相和着的蛙語。

我悄悄的走近青蛙的住處，

探聽他們晚來的天然情趣。

我只了解他們享受自然的安逸，
我不明瞭閣閣聲中的奧妙和秘密。

我悄悄的退在柳樹邊斜倚，

我又不明瞭柳樹的睡意；

我在月下默默的看着夢的柳枝，
看柳枝怎樣的發洩自然生趣。

四月，二十六日。

心 譜

又是白日將暮，

我孑然的又在河邊散步，

晚風陣陣的掀起我的衣袖，

晚烟繚繞的籠罩着細柳；

我的情緒——

依然是當年的情緒，

並不像風裏的晚煙一樣散去。

我的情緒——

當年的情趣，

深深的蘊結於我的心府，

心和口默默互相告訴。

告訴給我的心弦，

心弦上彈出悵惘中的陳迹幾千萬縷。

朋友，我曾經在你的心底逗遛，

你能真正的忘了過去？

我依然是當年情緒，

滿滿的把心弦直拉到口，

朝朝暮暮唱我的心譜。
朋友，我的心譜，
就是當年的情緒。

四月，二十七日。

悵 望

昨天是這樣的悵望，
今天又是這樣的悵望，
我才然的悶坐在孤館，
天天總是悄悄的悵望。
望不來人面，
只有過去的傷痕在心上湧現。

分明近在咫尺，

我偏以爲遠在千里。

我幾次決計，決計——

出去尋尋覓覓；

未起身來又想迴避。

我重復坐在孤館，

依然悄悄的懷望。

朋友，

你過去的情意，

我無力回憶，
已經漲得我的心幕粉碎。
你的心影現在不肯向我一幌，
只賺得我朝朝暮暮這樣的悵望！

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幾陣雨絲

幾陣雨絲細細密密——

洗得樹色清清翠翠，

打得榆錢片片落地，

點上青苔，

還留着枝上的一點生意。

幾陣雨絲細細密密——

偏不洗去我心上的於邑，
也不打了我的於邑落地，

我心頭早已冰冷，

更沒有生意點到苔莓。

雨絲，一綫，一綫，

在於邑中又牽出我的悵悵，

悵悵着舊時人面。

朋友，

又是這樣的時節，

我們的辜負憑誰可說？

或者不是你善忘，

是我心緒繚亂只好空想，

空想出許多悵惘。

但是我鎮日淒淒清清的悶坐在孤館，

總未聽得舊時人語聲響。

四月，三十日。

孤
星

長夜裡我孑然的倚着欄干。

天上籠罩着黑雲一團，

看不見月色，

看不見朗朗閃爍的衆星之光。

我心頭充滿了悵望，

孑然的在空堦上徬徨。

我默默的看着雲端，

雲端裡露出鐵綫一樣的孤光；

今夜天上只有這一顆星，

衝破了黑雲。

我驀然衝破夜網，

把我的惆悵，

我的徬徨，

我的希望，

虔誠的付託給這綫光芒。

朋友，

莫管狂風報道：

「桃花零落了！」

請看着天空，

黑雲裡閃閃的一顆星。

五月，八日。

「落花」

幾陣風聲雨聲飛過，
打得好花片片下墮。
風把花瓣吹到我的窗前，
點上我的門簾；
花瓣在風雨裏抖擻，
似乎是啜泣，
似乎是悽悽細數。

我無力慰問「落花」，
對着只默默的不言語。

五月，九日。

再不能沉默

夜鶯在山頭苦叫得流血，

說是：「夜海的彼岸有和融的春色。」

夜神放出成千成萬的睡魔，

迷滯着生命的靈波。

夜鶯的血歌，

唱不進夢裡的心河。

我幽禁在夜網，

血泊中浸着靈感，
一心想望着彼岸。

生命的孤光閃爍不歇，
我再不能沉默。

五月，十一日。

殘紅

幾陣冷雨冷風，

帶來滿院的殘紅。

我默默的在空堦閒步，

落花片片隨着我的脚步飛舞。

我輕輕的把花瓣拾起，

花瓣向我訴出十分憔悴。

我回頭見樹上結着果實累累，
綠陰陰的樹色裡充滿了生意，
花呵，却在生命的過程中枯萎。

五月，六日。

沈 默

春神揚起嫩紅的柔鞭，

點燃生命創造的火燄。

火燄繚繞在花上——隱隱顯顯，

顯出燦爛的春色滿院。

春色燦爛到我的窗前，

似乎有話要說，

我只是沈默。

五月
，
十五
日
。

河水

晚風輕輕的吹動靜澄澄的河水，

我悄然的站在夕陽裏，

低頭，忽然看見水面嫩嫩的小荷葉，

我輕輕的伸手采摘。

采取一葉，

這將誰寄？

不——

我把這葉嫩影留在我的心底，
我的心底，
是未經風吹的河水。

五月，二十八日。

渴 望

這樣的長夜，
飛沙這樣的瀰漫了曠野；
我才然的靠着松根，
撫着心靈——
渴望着天明。

天上滿罩着重霧黑雲，

雲裏傳來——

急雷狂風，

風霧裡夾起塵沙，

塵沙將竄進我的心府。

我才然的靠着松根，

自保着心靈，

任狂風撕破心幕，

不許竄進一點灰塵。

急雷狂風過去，
又是一陣陣的狂雨，
雨水滲透了塵沙，
濘泥滿障了前路；
我不能前行一步，
我戰戰慄慄的保着心靈，
流盡心血來沖洗泥路，
不許心靈上沾一點泥土。
我孑然的靠着松根，
我的心靈只交給孤松，

我靠着松根渴望天明。

五月，三十一日。

心 箭

細雨灑過了空塔，

輕涼隨着晚風陣陣的襲來。

我才然的在塔下徘徊，

繞着塔砌把塔石細細的數過；

數過塔石又倚着塔沿獨坐，

心緒——這樣被離情牽鎖。

長夜似乎已經過了一半，

夜幕依然深深的垂着，

我的心箭，

苦苦的被夜神折挫。

我不能張弓射遠，

只深藏在我的心坎。

呵，朋友，

夜裏的東風只能繫絆着楊柳，

吹不散我的離痕。

我的離痕，
不到天明，
總不能消融。

六月，三日●

我依然徘徊在沙漠上

夜色是這樣昏暗，

我總是徘徊在沙漠上。

忽然有那麼一天。

微弱的光線輕輕的閃到我的面前。

我探着微弱的光線前行，

微光是出發在古廟的窗檻。

廟裏供着高大的夜神，

神前點着蠟燭油燈。

燈油，燭脂，

是人們的腦汁和心髓，

燭淚，燈花，

是人們的淚和血的結晶，

神前的香篆，更颺來陣陣的血腥。

我悄然站在廟外，

細看着供奉在神前血淚的光景：

我忽然猛省——

我不能隨着這微弱的光亮前進。

夜色還是這樣昏暗，

我依然徘徊在沙漠上。

六月，十四日。

孤影

人靜夜闌，

月色正掛在樹頭，

我獨自彷徨在樹陰，

樹外吹來陣陣的涼風，

吹碎樹影，

扇亂人影，

影後浮動着冷月的孤魂，

緊緊的伴着我的脚跟。
我猛一回頭，
院內又闕然的沒有一人；
只有樹影，
樹影洒上窗，罩上門，
門窗上又參雜着我的孤影升沈。

六月，二十二日。

一首總離不開這兩個字！

這樣的夜深

這樣的夜深，

沙漠上寂靜的沒有一人，

我孑然的在沙中埋葬隱恨，

一寸心事已成了灰燼，

隱恨還未埋穩。

涼月悄悄的東生，

涼風輕輕的吹動我的衣襟，

多事的月色，涼風，又勾動往日的心弦，

弦上愁思連環着緊湊上眉尖，

眉上愁痕可能化作利刃？

縱使能割破夜幕，

天明後總消不了我心上的隱恨。

六月，二十六日。

悶人時節

一樣的月色，

一樣的涼風，

一樣的悶人時節，

一樣的垂楊岸上，

而今又隱隱的繫上這番離別。

夢中人影，

鏡中人影，

影裏的恨事只能牢牢的記穩。

記穩，記穩——

縱使再相逢時，

依然是鏡裡的曇華虛景。

朋友，回頭猛省，

猛省悶人的時光，

莫問鏡裏的花信。

六月，二十九日。

一天的繁星

一天的繁星，

淺淺的罩着飄忽的浮雲。

睡柳底下，

發出清脆的草蟲歌聲。

這樣清清的夜景，

四面空空的沒有人影。

我孑然的在深院裡徬徨，

滿身浸透了夜涼。

這時候我真能忘，

像是沒有「過去」一樣。

七月，十日。

細雨

人世的哀音，
無端的奔赴到我的心琴：
我絲絲的心弦，
絲絲浸透了哀怨，
我的心曲只是悽然。

幾夜酣酣的睡着，

隔絕了一切的感觸；
怎耐絲絲的細雨，
在窗前點點滴動心波，
又牽起將斷未斷的愁緒。

七月，十五日。

艸地

我忽然走到這樣安靜的草地，
四面沒有人跡。

樹葉已經落下一片片的秋意，
小草還藉着斜陽搖颺未盡的生趣，
我悄然的把落葉拾起。

又悄然的送到草地，
默默的低問小草——

草內的生意還有多少？

風來只把落葉吹去，

小艸搖曳着無言語。

我拼力的忘了既往；

真個忘的同小草一樣。

怎的心影這樣在生命的流波上蕩漾？

又蕩漾出許多悵惘。

清秋日。

最黑的一宵

這是最黑的一宵，

我重重的壓下我的心潮，

在暗中摸索着奔逃。

逃到荒郊：

風下白楊聲蕭蕭，

水邊青蛙聲囂囂，

樹上野鳥聲曉曉，

聲聲似乎向我冷譏熱嘲，

聲聲都又激動我的心潮。

心潮中湧出愁歌千曲，

曲曲沾上冷露結成的淚珠滾着撲撲簌簌。

我孑然的向東瞭望，

望的視線將斷，

望不出黎明前的青光一綫。

我重復把心潮壓的靜靜悄悄，

總也不想有人明明了了；

我孑然的在墟墓間旋繞，

只踏着萋萋的芳艸，
和含悲的幽魂相弔。

我的心曲，

曲曲吩咐給夜鶯——

夜夜在黑山頭上爲我啼哭。

七月。

我不能久在墟墓間沈吟

我不能久在墟墓間沈吟，

看——周圍只是死神，

神脚下踐踏着枉死的幽魂。

微弱幽魂乞命的慘聲，

而今都悄悄的化成毒霧瀰漫着黑的太空。

我不能久在墟墓間沈吟，

看——黑雲端裡正閃耀出一顆孤星，
我追逐着這鐵線一樣的光芒前行；
晨風將借給我冲破黑雲的毛翎，
夜鶯將教給我啼破酣夢的好音，
我將飛翔着像晨鷄一再的哀鳴。

我不能久在墟墓間沈吟，
沈吟，躑躅，憑空的傷情。
看——夜海中濁浪冲天，
我鼓看雙翅跨上浪花盤旋，

盤旋過夜海岸邊，
岸邊有我的樂園。
我將摘取樂園中芙蓉，
摘取芙蓉來招弔死神腳下的幽魂。

夏雨，後。

眼前

眼前只有累累無主的荒墓，
我孤另另的斜靠着白楊樹。

天色是漆黑一團，

還不絕的濕來冷冷清清的苦雨。

朋友同情的朋友，

請高擎起夜光杯，

◇ ○ ○ ○ ○

飲乾葡萄酒；

蘊蓄着黃金燦爛的光力

莫鏡上墓前晦暗的時日。

聽——風聲呼吼，蕭瑟，

墓前堆積着一層層的落葉：

這正是深秋的夜午，

晦暗的時光終將過去。

朋友——同情的朋友，

留着黃金的力量，
歸上將來的時日之燦爛。

八月，五日。

我不祈禱

人說，「上帝是真好，」

我不拜倒，

我更不祈禱；

我的生命只在生命之旅途上終了。

吟蟬苦苦的吟來新秋的消息，

柔槐敗葉已經片片落地，

我的生命之花植在秋之園裏，
一任秋風秋雨狂吹狂洗，
我不祈禱於上帝。

生命之旅途中只有一杯苦水，
灌溉得生命之花禁不住秋意；
拼教花在苦水中憔悴，枯萎，
我不祈禱於上帝，
我不想得上帝一絲絲的安慰。

八月，十一日。

涼 意

怎的有這樣的涼意，

都在今夜——冷冷淒淒！

冷氣直沁透心脾；

我才然的慢慢的咽着涼味。

道旁立着銷盡風神的楊柳，

還時時縈起衰條悽惶的伴着我走。

我幾次回頭凝神翹望：
景物依然是往年今日一樣，
四面空空的沒有「人」影，
只有西風一陣陣的淒緊。

九月，沁冷心脾之夜。

愁 根

那來的許多愁樹！

誰把愁根深深的種進了靈府？

靈府竟被愁根纏綿的繞住，

我怎的這樣無力拔去！

我手撫一片創痛的心旌，

將埋葬到冰山頂上堅冰的中心，

點點滴滴的心血仍然澆灌着愁根，
永世不能隨着冰塊消溶。

十月，六日，上午。

愁入兮奈何？

願若兮無虧！

——屈原，九歌，天問論

後記

這四十篇有三十九篇都是在新晨報副刊上發表過的，在新晨副刊上署名是「孤星」。當時，有許多朋友問我：「孤星是誰？」我總是笑笑的回答一句「不知道。」我並不是不肯用熟名字，却是想利用筆名能够親自聽得客觀的批評。若是用我的熟名稱，無論是多好的朋友，總不能當面給我痛切的批評罷。現在付印了，還是用我的熟名。其實，名字不過符號而已，用甚麼符號都沒有甚麼不可。

\$ '40

~~37.00~~

十八年十二月，四日，在舊京。

孤 星 叢 刊

發行者	(5)	(4)	(3)	(2)	(1)
北平孤星社	沉痛的回聲	鐵 鎗	零 星	酒 犯	生命的火燄
通信處	李印霞獨幕戲劇集	李印霞短篇小說集	孫蓀荃小品散文集	孫蓀荃短篇小說集	孫蓀荃詩 集
北平大學 師範 孫蓀荃 師範 收範					

孤星叢刊之一

生命的火燄 孫荃著

定價大洋五角

一九三〇年一月初版，一——一〇〇〇本。

有著作權

發行

北平孤星社

通信處

北平 大學 孫 荃 收
 北平 厥 甸 師 範

